

卷十三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編號 D86218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敬言世通言

不自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
 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濫詞大傷雅道本
 茲刻出自平平問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
 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
 三桂堂王振華謹識

K295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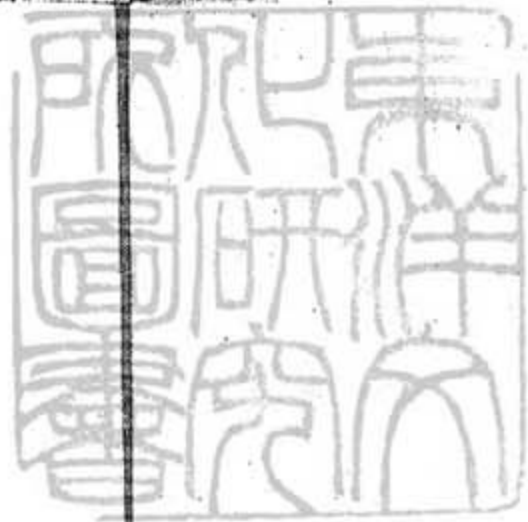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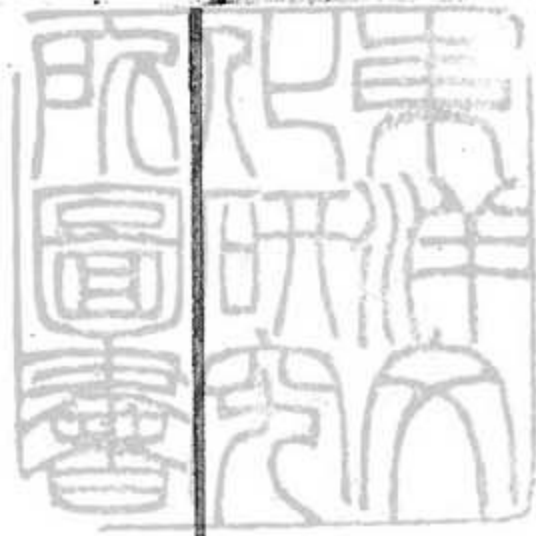
双紅堂
小説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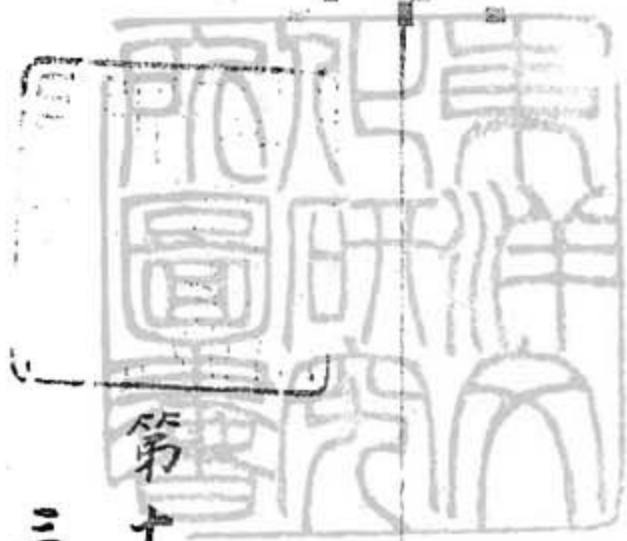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7095







第十三卷

三現身色龍圖斷究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舟貧窮石崇富

等來都是只爭時

話說大宋元祐年間一箇太常大卿姓陳名亞因打
章子厚不中除作江東留守安撫使兼知建康府一
日與眾官宴於臨江亭上忽聽得亭外有人叫道不
用五行四柱能知禍福與兼大卿問甚人敢出此語
眾官有曾認的說道此乃金陵術士邊替大卿分付
與我叫來即時叫至門下但見

破帽與簷 籃縷衣裾 霜鬢瞽目 偃偻形軀
邊瞽手携節杖入來長揖一聲摸着階沿便坐大卿
怒道你既瞽目不能觀古聖之書輒敢輕五行而自
高邊瞽道某善能聽簡笏声知進退開鞋履響辨死
生大卿道你術果驗否說言未了見大江中畫船一
隻槽聲唧軋自上流而下大卿便問邊瞽主何災禍
答言槽声帶哀舟中必載大官之喪大卿遣人訊問
果是知臨江軍李郎中在任身故載靈柩歸鄉大卿
大驚道使漢東方朔渡生不能過汝贈酒十罇銀十
兩遣之那邊瞽能聽槽声知災禍今日且說箇賣卦



先生姓李名杰是東京開封府人去兗州府奉符縣
前開箇十肆用金紙糊着一把太阿宝劍底下一箇
招兒寫道斬天下無學同聲這箇先生果是陰陽有

精通周易善辨六壬瞻乾象遍識天文觀地理明
知風水五星深曉決吉凶禍福如神三命秘談斷
成敗與衰似見

當日挂了招兒只見一箇人走將進來怎生打扮但
見

裹背繫帶頭巾着上兩領皂衫腰間繫條絲絛下

面看一雙乾鞋淨襪袖裏袋着一軸文身

那人和金劔先生相揖罷說了年月日時鋪下卦子只見先生道這命算不得那箇買卦的都是奉符縣裡第一名押司姓孫名文問道如何不與我算這命先生道上覆尊官這命難算押司道怎地難算先生道尊官有酒休買獲短休問押司道我不曾喫酒也不護短先生道再請年月日時恐有差誤押司再說了八字先生又把卦子布了道尊官且休算押司道我不諱但說不妨先生道卦象不好寫下四句來道



白虎臨身日

臨身必有災

不過明旦丑

親族盡悲哀

押司看了問道此卦主何災福先生道實不敢瞞主尊官當死又問却是我幾年上當死先生道今年死又問却是今年幾月死先生道今年今日死又問却是今年今日幾日死先生道今年今日今日死再問早晚時辰先生道今年今日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司道若今夜真箇死萬事全休若不死明日和你縣裡理會先生道今夜不死尊官明日來取下這斬纓學同聲的劔斬了小子的頭押司聽說不覺怒

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把那先生掙出卦舖去怎地
計結那先生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閒愁滿肚皮

只見縣裡走出數箇司事人來攔住孫押司問做甚
鬧押司道甚麼道理我聞買箇卦却說我今夜三更
三點當死我本身又無疾病怎地三更三點便死待
掙他去縣中官司問明白衆人道若信卜賣了屋
賣卦口沒量斗衆人和烘孫押司去了轉來埋怨那
先生道李先生你觸了這箇有名的押司想也在此
賣卦不成了送來貪好斷賊好斷只有壽數難斷你



又不是閻王的老子判官的哥，那裡便斷生斷死
刻時刻日這般有准說話也該放寬緩些先生道若
要奉承人卦就不准了若說實話又惹人怪此處不
當人自有當人處歎口氣收了卦舖搬在別處去了
却說孫押司雖則被衆人勸了只是不好意思當日
縣裏押了文字歸去心中好悶歸到家中押司娘見
他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便問丈夫有甚事煩惱想是
縣裡有甚文字不了押司道不是你休問再問道多
是今日被知縣責罰來又道不是再問道莫非與人
爭鬧來押司道也不是我今日去縣前買箇卦那先

生道我主在今年今日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
司娘聽得說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問道怎地平白一
箇人今夜便教死如何不掙他去縣裏官司押司道
便掙他去衆人勸了渾家道丈夫你且只在家裡少
待我尋常有事兀自去知縣面前替你出頭如今替
你去尋那箇先生問他我丈夫又不少官錢私債又
無甚官事臨邊做甚麼今夜三更便死押司道你且
休去待我今夜不死明日我自與他理會却強如你
婦人家當日天色已晚押司道且安排幾盃酒來喫
着我今夜不睡消遣這一夜三盃兩盃不覺喫得爛



醉只見孫押司在校椅上朦朧着醉眼打瞌睡渾家
道丈夫怎地便睡着叫迎兒你且搖覺爹來迎兒
到身邊搖着不醒叫一會不應押司娘道迎兒我和
你扶押司入房裡去睡若還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
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孫押司只吃着酒消遣一夜
千不合萬不合上床去睡却教孫押司只就當年當
月當日當夜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漢書裡彭越
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

暗送死當死不知

渾家見丈夫先去睡分付迎兒倒下打滅了火燭說

與迎兒道你曾听你爹說日間賣卦的算你爹，
 今夜三更尚死迎兒道告媽。迎兒也听得說來那
 裏討這話押司娘道迎兒我和你做些針線且看今
 夜死也不死若还今夜不死明日却與他理會教迎
 兒你且莫睡迎兒道那裡敢睡道犹未了迎兒打瞌
 睡押司娘道迎兒我教你莫睡如何便睡着迎兒道
 我不睡總說罷迎兒又睡着押司娘叫得應問他如
 今甚時候了迎兒听果衙更鼓正打三更三点押司
 娘道迎兒且莫睡則个這時辰正尷尬那迎兒又睡
 着叫不應只听得押司送床上跳將下來兀底中門



響押司娘急忙叫醒迎兒點灯看時只听得大明响
 迎兒和押司娘点灯去起只見一个着白的人一隻
 手掩着面走出去撲通地跳入奉符果河裡去了正
 是

情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分付与東風

那條河直通着黃河水滴溜也似紫那裡打撈尸首
 押司娘和迎兒就河邊号天大哭道押司你却怎地
 投河教我两个靠兀誰即時叫起回家鄰舍來上手
 住的刁嫂下手住的毛嫂對門住的高嫂鮑嫂一袋
 都來押司娘把上件事對他們說了一遍刁嫂道真

有這般作怪的事毛嫂道我日裡兀自見押司着了
皂衫袖着文字歸來老媳婦和押司相叫來高嫂道
便是我也和押司廝叫來鮑嫂道我家裏的早間去
具前有事見押司捧着賣卦的先生兀自歸來說怎
知道如今真个死了刁嫂道押司你怎地不分付我
們鄰舍則个如何便死撲地兩行淚下毛嫂道思量
起押司許多好處來如何不煩惱也眼淚出鮑嫂道
押司几時再得見你即時地方申呈官司押司娘少
不得作些功果追薦亡靈燃指間过了三個月當日
押司娘和迎兒在家坐地只見兩個婦女吃得面紅



頰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兩朵通草花
掀開布簾入來道這裡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時都來
兩箇媒人無非是姓張姓李押司娘道婆婆多時不
是媒婆道押司娘煩惱外日不知不曾送得香紙來
莫怪財箇押司如今也死得幾時答道前日已做過
百日了兩箇道好快早是百日了押司在日真恁地
好人有時老媳婦和他廝叫還喏不迭時今死了許
多時宅中冷靜也好說顛親事是得押司娘道何年
月日再生得一箇一似我那丈夫孫押司這般人媒
婆道恁地也不難老媳婦却有一頭好親押司娘道

且住如何得似我先頭丈夫兩箇喫了茶歸去過了
數日又來說親押司娘道婆：休只管來說親你若
依得我三件事便來說若依不得我一世不說這親
寧可守孤孀度日當時押司娘啟齒張舌說出這三
件事來有分撞着五百年前夙世的冤家雙雙受國
家刑法正是

鹿迷秦相應難辨

蝶夢莊園未可知

媒婆道却是那三件事押司娘道第一件我死的丈
夫姓孫如今也要嫁箇姓孫的第二件我先丈夫是
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如今也只要恁般職役的人

第三件不嫁出去則要他入舍兩箇聽得說道好也

你說要嫁箇姓孫的也要一似先押司職役的教他
入舍的若是說別件事送費些計較偏是這三件事
老媳婦都依得好教押司娘得知先押司是奉符縣
裏第一名押司喚做大孫押司如今來說親的元是
奉符縣第二名押司如今死了大孫押司鑽上差役
做第一名押司喚作小孫押司他也肯來入舍我教
押司娘嫁這小孫押司是肯也不押司娘道不信有
許多湊巧張媒道老媳婦今年七十二歲了若胡說
時變做七十二隻雌狗在押司娘家喫屎押司娘道



果然如此煩婆；且去說看不知緣分如何張媒道
就今日好日討一箇利市團圓吉帖押司娘道却不
曾買在灰裡李媒道老媳婦這裏有便送抹胸內取
出一幅五男二女花牋紙來正是

雪隱鶯鶯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當日押司娘教迎兒取將筆硯來寫了帖子兩箇媒
婆接去免不得下財納禮往來傳話不上兩月入舍
小孫押司在灰夫妻兩箇好一對兒果是說得看不
則一日兩口兒喫得酒醉教迎兒做些箇醒酒湯來
喫迎兒去廚下一頭燒火口裡埋冤道先的押司在



時恁早晚我自睡了如今却教我做醒酒湯只見火
筒塞住了孔燒不着迎兒低着頭把火筒去竈床脚
上敲敲未得幾聲則見竈床脚漸々起來離地一尺
已上見一箇人頂着竈床版項上套着井欄披着一
帶頭髮長伸着舌頭眼裡滴出血來叫道迎兒與爹
爹做至則箇說得迎兒大叫一聲匹然倒地面皮黃
眼無光唇口紫指甲青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
舉正是

身如五鼓衝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夫妻兩人急來救得迎兒甦醒討些安魂定魄湯與

他喫了問道你適來見了甚麼便倒了迎兒告媽
却懸在竈前燒火只見竈床漸漸起來見先押司爹
爹臉頰上套着井欄眼中滴出血來披着頭髮叫声
迎兒便喫驚倒了押司娘見說倒把迎兒打箇漏風
掌你這丫頭教你作醒酒湯則說道懶作便了直裝
出許多死模樣莫作打滅了火去睡迎兒自
去睡了且說夫妻兩箇歸房押司娘低低叫道二哥
這丫頭見這般事不中用教他離了我家罷小孫押
司道却教他那裡去押司娘道我自箇道理到天
明作飯喫了押司自去官府承應押司娘叫過迎兒



來道迎兒你在我家裡也有七八年我也看你在眼
裏如今比不得先押司在日做事我看你肚裡莫量
要嫁箇老公如今我與你說頭親迎兒道那裏敢指
望却教迎兒嫁兀誰押司娘只因教迎兒嫁這箇人
與大孫押司索了命正是

風定始知蟬在樹 燈殘方見月臨窓

當時不由迎兒作主把來嫁了一箇人那廝姓王名
興渾名喚做王酒、又喫酒又要賭迎兒嫁將去那
得三箇月把房臥都費盡了那廝喫得醉走來家把
迎兒罵道打春賤人見我恁般苦不去問你使頭借

三五百錢來作盤纏迎兒喫不得這廝罵把裙兒繫
了腰一程走來小孫押司家中押司娘見了道迎兒
你自嫁了人又來說甚麼迎兒告媽：實不敢瞞迎
兒嫁那廝不着又喫酒又要賭如今未得三箇月有
些房臥都使盡了沒計奈何告媽：借換得三百百
錢把來作盤纏押司娘道迎兒你嫁人不着是你的
事我今與你一兩銀子後番却休要來迎兒接了銀
子謝了媽、歸家那得四五日又使盡了當日天色
晚王興那廝喫得酒醉走來看迎兒道打春賤人
你見恁般苦不去再告使頭別箇迎兒道我前番去



借得一兩銀子喫盡千言萬語如今却教我又怎地
去王興罵道打春賤人你若不去時打折你一隻脚
迎兒喫罵不過只得連夜走來孫押司門首看時門
却關了迎兒欲待敲門又恐怕他埋怨進退兩難只
得再走回來過了兩三家人家只見一箇人道迎兒
我與你一件物事只因這箇人身上我只替押司娘
和小孫押司煩惱正是

龜遊水面分開綠

鶴立松梢點破青

迎兒回過頭來看那叫的人只見人家屋簷頭一箇
人舒角撲頭緋袍角帶拖着一骨碌文字低聲呼道

迎兒我是你先的押司如今見在一箇去處未敢說
與你知道你把手來我與你一件物事迎兒打一接
接了這件物事隨手不見了那箇緋袍角帶的人迎
兒看那物事時却是一色碎銀子迎兒歸到家中敲
門只聽得裡面道姐，你去使頭家裏如何恁早晚
纔回迎兒道好教你知我去媽，家借米他家關了
門我又不放敲怕喫他埋怨再走回來只見人家屋
簷頭立着先的押司舒角幘頭緋袍角帶與我一色
銀子在這裏王興聽說道打脊賊人你却來我面前
說鬼話你這一色銀子來得不明你且進來迎兒入



去王興道姐姐你弄帶說那龜前看見先押司的話
我也都記得這事一定有些蹊蹺我却怕鄰舍聽得
故恁地如此說你把銀子收好待天明去縣裡首告
他正是

着意種花花不活 等閒種柳柳成陰

王興到天明時思量道且任有兩件事告首不得第
一件他是具裡頭名押司我怎敢惹了他第二件都
無實跡連這些銀子也待入官却打沒頭惱官司不
如贖幾件衣裳買兩箇盒子送去孫押司家裡送去
謁索他則箇計較已定便去買下兩箇盒子送去兩

人打扮身上乾淨走來孫押司家押司娘看見他夫妻二人身命乾淨又送盒子來便道你那得錢鈔王興道昨日得押司一件文字撰得有二兩銀子送些盒子來如今也不喫酒也不賭錢了押司娘道王興你自歸去且教你老婆在此住兩日王興去了押司娘對着迎兒道我有一炷東峰岳岳願香要送我明日同你去則箇當晚無話明早起來梳洗罷押司自去縣裏去押司娘鎖了門和迎兒同行到東岳廟殿上燒了香下殿來去那兩廊下燒香行到速報司前迎兒裙帶繫得鬆脫了裙帶押司娘先行過去迎兒

正在後面繫裙帶只見速報司裏有箇舒角幘頭緋袍角帶的判官叫迎兒我便是你先の押司你與我申冤則箇我與你這件物事迎兒接得物事在手看了一看道却不作怪泥神也會說起話來如何與我這物事正是

開天闢地罕曾聞 泛古至今希得見

迎兒接得來慌忙揣在懷裡也不敢說與押司娘知道當日燒了香各自歸家把上項事對王興說了王興討那物事看時却是一幅紙上寫道

大女子 小女子 前人耕來後人餽

要知三更事

撥開火下水

來年二三月

白己當辭此

王與看了解說不出分付迎兒不要說與別人知道
看來年二三月間有甚麼事攔指間到來年二月間
換箇知縣是廬州金斗城人姓包名拯就是今人傳
說有名的包龍圖相公他後來官至龍圖閣學士所
以叫做包龍圖此時作知縣還是初任那包爺自小
聰明正直做知縣時便能剖人間曖昧之情斷天下
狐疑之獄到任三日未曾理事夜間得其一夢夢見
自己坐堂堂上貼一聯對子



要知三更事

撥開火下水

包爺次日早堂喚合當更書將這兩句教他解說與
人能識包公討白牌一面將這一聯楷書在上却就
是小孫押司動筆寫畢包公將朱筆判在後面如有
能解此語者賞銀十兩將牌掛於縣門烘動縣前縣
從官身私身捱肩擦背只為貪那賞物都來賭先爭
看却說王與正在縣前買棗糕喫聽見人說知縣相
公掛一面白牌出來牌上有二句言語無人解得王
與走來看時正是速報司判官一幅紙上寫的話賠
地喫了一驚欲要出首那新知縣相公是個古怪的

人怕去惹他欲待不說除了我再無第二箇人曉得
這二句話的來歷買了棗糕回去與渾家說知此事
迎兒道先押司三遍出現教我與他申冤又白白裏
得了他一色銀子若不去出首只怕鬼神見責王興
意猶不決再到縣前正遇了鄰人裴孔目王興平昔
曉得裴孔目是知事的一手扯到僻靜巷裡將此事
與他商議該出首也不該裴孔目道那速報司這一
幅紙在那裏王興道見撒在我渾家衣服箱裏裴孔
目道我先去與你稟官你回去取了這幅紙帶到縣
裏待知縣相公喚你時你却拿將出來做箇證見當



下王興去了裴孔目候包爺退堂見小孫押司不是
左右就跪將過去稟道老爺白牌上寫這二句只有
鄰舍王興曉得來路他說是岳廟速報司與他一幅
紙上還寫許多言語內中却有這二句包爺問道
王興如今在那裏裴孔目即便回家取那一幅紙去
了包爺差人速拿王興回說却說王興回家開了渾
家的衣箱檢那幅紙出來看時只叫得苦原來是一
張素紙字跡全无不敢到縣裡去懷着鬼胎躲在家
中知縣相公的差人到了新官新府如火之急怎好
推辭只得帶了這張素紙隨着公差進縣直至後堂

包爺屏去左右只留裴孔目在傍包爺問王與道裴某說你在岳廟中取得一幅紙可取上來我看王與連連叩頭稟道小人的妻子去年在岳廟燒香走到連報日前那神道出現與他一幅紙上寫着一篇說話中間其實有老爺白牌上寫的兩句小的把來藏在衣箱裏到今日檢看裏了一張素紙如今這素紙見在小人不敢說謊包爺取紙上來看了問道這一篇言語你可記得王與道小人遠記得即時念與包爺听了包爺將紙寫出仔細推詳了一會叫王與我

且問

你那神道把這一幅紙與你的老婆可再有甚



麼言語分付王與道那神道只叫與他申冤包爺大怒喝道胡說做了神道有甚冤沒處申得偏你的外娘會替他申冤他到來央你這等無稽之言却哄誰來王與慌忙跪下道老爺是有箇緣故包爺道你細細講、得有理重賞如無理時今日就是你開棒了王與稟道小人的妻子原是伏侍本縣大孫押司的叫做迎兒因養命的養那大孫押司某年某月某日三更三點命裡該死何期果然死了主母隨了如今的小孫押司却把這迎兒嫁出與小人為妻小人的妻子初次在孫家窺下看見先押司現身項上套着

井欄披髮吐舌眼中流血叫道迎兒可與你爹、做
主第二次夜間到孫家門首又遇見先押司鈔角牒
頭緋袍角帶把一已碎銀與小人的妻子第三過岳
廟裡速報司判官出現將只一幅紙與小人的妻子
又囑付與他申冤那判官爺模樣就是大孫押司原
是小人妻子舊日的家長包爺聞言呵、大笑原來
如此喝叫左右去拿那小孫押司夫婦二人到來你
兩箇作得好事小孫押司道小人不曾做甚麼事包
爺將速報司一篇言語解說出來大女子小女子女
之子乃外孫是說外郎姓孫分明是大孫押司小孫



押司前人耕來後人餽、者食也是說你白得他的
老婆享用他的家業要知三更事投開火下水大孫
押司死於三更時分要知死的根由投開火下之水
那迎兒見家長在竈下披髮吐舌眼中流血此乃勒
死之狀頭上套着井欄井者水也空者火也水在大
下你家空必砌在井上死者之屍必在井中來年二
三月正是今日自己當解此自己兩字合來乃是介
包字是說我包某今日到此為官解其語意與他雲
冤喝教左右同王與押着小孫押司到他家空下不
拘好歹要勒死的屍首回話衆人似疑不信到孫家

從開竈床擲地下是一塊石板揭起石板是一口井
 喚集土工將井水吊乾絡了竹籃教人下去打撈
 起一個屍首來眾人看來認看面色不改还有人認
 得是大孫押司頭上果有勒帛小孫押司唬得面如
 土色不敢開口眾人俱各駭然元來這小孫押司尚
 初是大雲裡凍倒的人當時大孫押司見他凍倒好
 个後生救他活了教他識字為文書不想渾家與他
 有事當日大孫押司算命回來時恰好小孫押司正
 悶在他家見說三更前後尚死趁这个机会把酒灌
 醉了就當夜勒死了大孫押司攔在井裡小孫押司



却掩着面走去把一塊大石頭滾在奉符縣河裡漢
 通地一声响當時只道大孫押司投河死了後來却
 把空來壓在井上次後說成親事當下眾人回復了
 包爺押司和押司娘不打自招雙雙的問成死罪償
 了大孫押司之命包爺不失信於小民將十兩銀子
 賞與王與王與把三兩謝了裴孔目不在話下包爺
 初任因斷了這件公事名聞天下至今人說包龍圖
 日間斷人夜間斷鬼有詩為證

詩中藏謎誰解明 包公一斷鬼神驚

寄聲暗室虧心者 莫道天公鑑不清